

历史警钟必须长鸣

起底日本在菲律宾的罪行与图谋

沙滩上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胸前握着右拳，与一群同样姿势的日本自卫队员合影，身后是日本自卫队的导弹发射车。

这是5月6日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北依罗戈省帕瓦伊的一幕。当天，日本自卫队发射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，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。

这一幕充满历史讽刺意味，深深刺痛不少菲律宾人。

80多年前，日军在入侵占领菲律宾的三年多时间里犯下系统性暴行，导致上百万菲律宾人死于炮火、屠杀与饥荒，曾经的“东方明珠”马尼拉沦为焦土。

如今，日本自卫队又带着枪炮堂而皇之地重返菲律宾，并图谋通过怂恿和欺骗“祸水南引”，把菲律宾变成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战略前沿和军事试验场。

“菲律宾绝不能成为帝国主义军队及其武器的发射台、射击场！”菲律宾众多议员、民众和学者疾呼，日本侵略罪行“不应被遗忘”，历史警钟“必须长鸣”，菲律宾人民“不能沉默”。

“不设防城市”的历史伤痛

在马尼拉市中心，矗立着一座纪念碑，纪念在1945年马尼拉大屠杀中惨遭日军杀害的逾10万名平民。

“这座纪念碑献给所有无辜的战争受害者。他们中许多人没有留下名字或不为人所知，被埋葬在同一个墓穴中，有些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墓穴。他们的尸体或被烈火吞噬，或在废墟瓦砾之下被碾为尘土。”纪念碑上这样写道。

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，马尼拉是经济繁荣和文化多元的“东方明珠”。但在被日本侵占的三年多时间里，这座城市沦为人间地狱。

1941年12月8日，在偷袭珍珠港数小时后，日军开始入侵菲律宾并迅速向马尼拉推进。12月26日，为减少平民伤亡与保护文化遗产，菲当局和美军宣布马尼拉为“不设防城市”。

但“不设防”并没有换来侵略者的“慈悲”。日军持续轰炸，将学校、医院与历史建筑变为废墟；已投降的士兵被以极端残忍的方式处决；大量平民被扣上“违反战时法令”的罪名，未经审判便遭酷刑杀害。

二战末期的马尼拉大屠杀，更让当地人刻骨铭心。

1945年2月3日至3月3日，马尼拉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城市战场之一。面对不断推进的盟军，困兽犹斗的日军对城内平民展开大规模杀戮，逾10万名平民死于日军刺刀和枪口下，甚至被活活烧死。

始建于16世纪的“西班牙王城”变为杀戮场。日军封锁城门，把众多14岁及以上当地男性押至圣地亚哥堡处决，人们后来仅在地牢内就发现约600具尸体。

在城外圣保罗学院，爆炸物在数百名避难居民中被引爆。“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，到处是残缺不全的尸体残肢。从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冲向街道，面对的却是机关枪、手榴弹和刺刀，凶手们狞笑着杀戮。婴儿被从母亲怀抱中夺走，被刺刀刺死……”菲律宾历史学者这样记述惨绝人寰的一幕。

马尼拉战役结束时，城市内“死人坑”成片，600多个街区被毁，数世纪积淀的文化与建筑遗产化为灰烬。二战战地记者亨利·基斯写道，马尼拉成为“充满噩梦般恐怖的城市”。

“远东三大战争暴行”之一

在与马尼拉相距100多公里的打拉省卡帕斯市奥唐奈营旧址，3万多棵橡树静静伫立，象征着在那里遇难的数万盟军士兵。

1942年4月，日军在菲律宾制造了太平洋战场最臭名昭著的侵略罪行之一——“巴丹死亡行军”。这与南京大屠杀、缅甸死亡铁路并称为“远东三大战争暴行”。

当时，美菲联军在巴丹半岛向日军投降。约7.8万名战俘在酷热中被驱赶，从巴丹半岛南部徒步向120公里外的奥唐奈营行进，一路上几乎没有食物、没有饮水、更没有医疗。日军还施以所谓“日光惩罚”，强迫战俘长时间站在烈日下，直至中暑晕倒。

历尽磨难走到圣费尔南多后，极度虚弱的战俘又被塞进狭窄闷热的货运车厢，在拥挤、缺氧与高温中不断有人窒息身亡。

“我们步履蹒跚地走向圣费尔南多车站，被成群地塞进令人窒息的车厢，仿佛是被驱赶到屠宰场的牲畜。”幸存的菲律宾军人马里亚诺·比利亚林在《我们记得巴丹与科雷希多》一书中写道。

另一名幸存者、后来担任东京审判菲律宾法官的德尔芬·哈拉尼利亚回忆，在这场死亡行军途中，有人如果体力不支倒下，常常会遭遇一顿毒打；有人如果无法行走，就会被杀害；有人如果试图逃跑，被抓获后即遭处决。

历史学家估算，多达1.5万人在行军途中死亡，数万人在随后的拘禁中丧生。



2025年6月28日，参观者在位于马尼拉的菲律宾国家美术馆二战主题展厅参观，该展厅陈列着二十余幅描绘日军暴行的画作。
新华社记者 张怡晟 摄

奥唐奈营给菲律宾老兵拉斐尔留下无尽的痛苦：“原本只能容纳1000人的军营一下子被塞进数万人。战友们一个个倒下，死亡人数从每天10人，上升到100人，甚至500人，他们的尸体被日军随意丢在野外或草草掩埋。”

“共荣”谎言下的人间炼狱

在菲律宾国家美术馆二战主题展厅，20多幅画作诉说着当年日军的暴行。被杀害的平民、骨瘦如柴的战俘、如同焦土的田野……一幕幕图景，展现出日军野蛮侵略下的人间炼狱，戳破日本所谓“大东亚共荣”的谎言。

日军占领菲律宾期间，在当地推行残酷的殖民掠夺与高压统治——

抢夺粮食、掠夺矿产、强征劳工，致使多地物资匮乏、饥荒蔓延；

推行殖民教育，强制日语同化教学，关停大量当地学校或把学校作为奴化教育工具；

强征“慰安妇”，对当地女性进行有组织、制度化的性奴役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42至1945年，约1000名菲律宾女子被强征为“慰安妇”，遭受非人摧残。

2017年12月，一座旨在纪念“慰安妇”受害者的雕像在马尼拉落成。但在日本政府外交施压下，这座雕像4个月后被遭拆除。权益保护组织“菲律宾祖母联盟”充满愤慨、强烈抗议，批评此举亵渎菲律宾女性尊严，更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。

多年来，当地妇女团体一直在奔走发声，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罪责，反省侵略罪行，正式道歉并承担赔偿责任。但这些要求始终没有得到日方正面回应。

今年3月15日，约百名非反战人士和二战受害者后代在马尼拉举行示威游行。“菲律宾祖母联盟”协调人莎伦·卡布绍-席尔瓦说：“日本从未向我们正式道歉，反而试图通过篡改教科书等行径歪曲侵略历史、否认战争真相，这令人非常不安。”

现实中敲响的历史警钟

步入马尼拉市政厅钟楼博物馆，一枚巨型炸弹模型悬于展厅中央，垂直指向地面，寓意这座城市曾经遭受的战火浩劫，宛如一座警醒世人的历史警钟。

历史的警钟，也正在现实中再次敲响。

今年4月20日至5月8日美菲“肩并肩”联合军演期间，日本自卫队一改以往的“观摩”方式，在二战后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加入实战联演，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。这两个令人不安的“首次”，以及日本一系列再军事化举动，再度唤醒菲律宾人民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。

就在军演启动当天，大批民众在菲武装部队总部外抗议。一名抗议者说：“二战期间，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杀害无数菲律宾人。菲律宾人民不欢迎日本作战部队再次踏上这片土地。”

在不少菲律宾人看来，昔日侵略者企图把菲律宾当成扩军备战、为祸地区的“前沿阵地”，这是“对菲律宾人民的侮辱”，菲律宾人“不能被蒙蔽”。

“日本作战部队重返菲本土，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挑战。”菲律宾“亚洲世纪”战略研究所所长赫尔曼·劳雷尔说，“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严重威胁亚太和平、稳定与繁荣，日本曾在菲律宾犯下的累累罪行不应被遗忘。”

在菲律宾时政评论员李天荣看来，80多年过去，如今的马尼拉已在战争废墟上重获新生，但对日本侵略历史永远不能忘记。“我们要记住菲律宾的血泪。”李天荣说，“历史从来不是尘封的故纸堆，而是长鸣不息的警钟。”

新华社记者 张怡晟 李萌



2月9日拍摄的菲律宾打拉省卡帕斯市奥唐奈营旧址内的方尖碑，周围筑有环形墙，墙上刻着二战期间在集中营中遇难者的姓名。
新华社记者 张怡晟 摄